

私人



P r i v a t e

I s l a n d

岛屿

盛可以
作品

爱情这座孤岛，一旦登上，你又会幻想大地。
/ / 在绝望中重生，在凛冽中清醒。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明集天卷
CS-BOOKY

盛可以
作品

私人
岛屿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雅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私人岛屿 / 盛可以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404-8532-0

I. ①私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7961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文学

SIREN DAOYU

私人岛屿

作 者: 盛可以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邢越超

特约策划: 蒋淑敏

特约编辑: 蔡文婷

营销支持: 张锦涵 李 群 姚长杰

封面设计: 尚燕平

版式设计: 潘雪琴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固安县京平诚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196 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532-0

定 价: 45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目录

—Contents—

1. 成人之美[®] 001
 2. 在告别式上[®] 055
 3. 取暖运动[®] 092
 4. 尊严[®] 122
 5. 后遗症[®] 152
 6. 裂缝[®] 185
 7. 路上有惊慌[®] 218
- 后记：如果我是一片稻田，就绝不允许稗草生长其间[®] 251

1.

成人之美

事实上，潘小不记得这是他们第几次在榕斋相聚了，但任何一次都比不上新年晚上的独特，她心里的骚动在暗示着她，会有大事发生。

“椰风屋”铺着深蓝色地毯，到处是绿色植物，藤蔓攀爬，叶子一掐就有汁液，绝不是塑料做的。这里基本算报社职工的饭堂，物美价廉，咸猪手的味道尤其好，很合潘小和刘家的胃口，只是她俩一个偏爱黑椒汁，一个独喜薰衣草。这种嘴上的口味差异在爱情中也各有体现，比如潘小爱三十多岁的成熟男人，他们事业有成，经济基础牢固，可惜鲜有打光棍的钻石王老五；而刘家对青春少年着迷，并且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，比如她的第 N 任男友崔建，不到二十的粉嫩大学生，模样简直是嗷嗷待哺。

“德国咸猪手是吧？”系着蕾丝边围裙的服务员面对老主顾满面笑容。

“没错。老样子。”她们回答。潘小直发长垂，穿着黑色 V 领连衣裙；刘家满头短卷儿，一身桃红。

咸猪手是一盘扎实的肘子肉，瘦多肥少，吃的时候左右开弓，刀子叉子乒乒作响。

“我们是食肉动物，属于觉醒、主动、攻击型的。”潘小念着她们的饭前祷告。

“我们是豹子，是鹰，是你的猎人，是你的冤家……”刘家加入新的内容。

“……我们是自己身体的主人。阿门。”

“刘家，郊外那杀夫的女人你采访到了？”潘小把黑椒汁浇上去，一阵细密的炸裂声。

“嗯。那个女人很配合，讲他们如何共度患难，创业发迹后，她男人三番五次地找女人，这回还和别人有了私生子……说实话，这种当代陈世美，就该千刀万剐。”刘家愤愤不平。

“你准备这么写？”潘小问。

“……我可不想被炒鱿鱼。”

“女人是被恨冲昏了头脑，权衡得失，实在没有必要动刀子。不就是一个男人吗？他既然已经变心，那副臭皮囊，又何足挂齿。”潘小开始嚼肉。

“她咽不下这口气吧……据说那个第三者跟你一样，偏爱二手男人。”

“爱二手男人有什么错？为什么非得认为那就是狗男女呢？谁能说婚外就没有爱情？”潘小辩驳。

“把浪漫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总是自私的，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……”

“女人退一步也能海阔天空，成人之美胜造七级浮屠……”

“你太有才了，我说不过你。”刘家开始对咸猪手大刀阔斧。

“阻止春天开花，那是违背自然规律的。”

“我相信爱情，也相信浑水摸鱼。”

“今天上午，洪七的老婆打电话把我骂得狗血喷头，估计我真要和洪七有什么的话……”潘小做出惊恐的样子。

“我真搞不懂你，潘小，小男孩身上才有爱情、热情和痴情哪。”刘家舔着嘴唇，似乎还在品尝爱情留在嘴上的甜头。

“小男孩被你调教好，从你这里毕业了，结果往往是到别的地方参加工作去了。你远不如找个别人调教好了的、有工作经验的省事。”潘小说完就笑，长发差点掉进盘子里。

“天才。”刘家喝下一大口柠檬水。

“就说你那个酒吧小歌手吧，从你这儿一毕业就跳槽了……”

“留得身体在，不怕没衣穿。”刘家说道。

“男人确实如衣服，质地好，款式新，料子上乘的，穿上身也许一辈子舍不得扔弃。不过，也有看着华丽的衣服，开始穿着还挺新鲜的，没两回就不喜欢了，就压了箱底，或送了人……”

“你有多少压箱的衣服？”刘家乐了。

“别打岔，我灵感来了……这么说吧，像你喜欢的那种毛头小子是廉价胸罩，不定性，易变形，穿起来毫无水乳交融之感。老男人就不一样了，老男人是名牌乳罩，正如我身上的‘黛安芬’，既可矫正乳房，还可塑形，那种贴心的呵护……你是想象不出来的。”潘小拖了几下刀子，叉起一块肉，果断地填进嘴里。

“潘小，你可真是穿出经验来了。”

二

大剧院迎新春的文艺晚会规模不小，市里的相关领导都到场了。晚会的舞蹈全部由黄金海岸舞蹈团承担，年轻的陆月作为领舞光鲜夺目，艳压群芳。

她体形纤瘦，两腿修长，设计师们正是受陆月这样的身材启发获得灵感，设计出了迷人的可乐瓶子。

像大多数舞蹈演员那样，陆月爱惜自己的身材，讲究饮食睡眠，每天坚持练功。她身高一米六八，体重从来没超过一百斤，即便和孙石山结了婚，也没见有哪里鼓起来。

舞蹈是形体艺术，也是人体艺术，是人体的，自然也就是肉体的，肉体包括乳房、大腿、屁股，甚至隐蔽的生殖器，只是有的人看到了艺术，有的人看到了肉体。陆月的一个弹跳并不到位的动作，惹得某人两眼大放神采，并优雅地鼓起掌来。他就是本市文化官员李涵章，身材高大，有着儒雅和官场世俗的混合气质。李涵章在本市文化建设上功不可没，上任后求贤若渴，四处挖掘文化人才，文艺界说起他都要竖大拇指的。

李涵章尤其关心像陆月这样的文艺女青年。

彼时陆月简单卸了妆，假睫毛还没摘除，李涵章就到后台来了。

“小陆啊，你今天的表演相当出色，给这台晚会增色不少哇！”李涵章的语气吊在官腔和白话之间。

“李部长不批评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这次时间太紧了，我们只好加班排练，姐妹们的确吃了些苦头。”陆月不失时机地替大伙拉功。

“好，马上摆庆功酒，犒劳你们，如何？”好一个“如何”，那语调忽地低了，似乎是要和陆月单独消夜。

“如何，你说如何呢？李部长的旨意，谁改违抗呀？”陆月低头妩媚一笑，她当然懂李涵章那点心思，只是暂没打算红杏出墙。此时她倒想到丈夫孙石山，仍有点生他的气，他本该来看她演出的。她哪里知道，孙石山正和另一个女人在画室里辞旧迎新。

三

新安大学在后海湾，像一个天然公园，有湖泊山丘，花草树木，有别墅，食街，还有超市，是个宁静的世外桃源。在这里头生活，自然远离了浊世，骨子里会清高几分，甚至像孙石山这样，偶尔会表现得不合时宜。

孙石山与陆月结婚后，一年卿卿我我，一年恩恩爱爱，一年缠缠绵绵，转眼间进入婚姻的第四年。之前孙石山一直尊重陆月的意见，暂时不生孩子，每次都采取安全措施，倒也心甘情愿。可到第四年，孙石山就有想法了。

那天，适逢结婚纪念日，两人吃了晚饭，去园子里散步，在湖心的亭子里坐了下来，说了些婚前的浪漫与婚后的琐碎。人到中年，孙石山总算理解了“平淡才是真”的意义。妻子美丽，生活稳定，彼此有点名气，尚不完美的就是膝下无子。于是，面对那一方夜湖，孙石山心潮起伏，踏着月色回到家来，便要同陆月全身心接触，拒绝任何隔膜。

“我正是排卵期呢，万一怀孕，就麻烦了。”陆月时刻保持清醒，也不管此情此境，坚持要孙石山戴套。

“你都二十七了，再不生孩子，变成高龄产妇，会难产的。”孙石山偷袭不成功，并不气馁。

“难产就不产嘛，丁克夫妻多着呢。再说，你看那些生了孩子的女人，妈呀，那体形，那时，你哪还有兴趣和我……”陆月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并不是一回事。

“陆月，看你说到哪里去了，那个是次要的。天底下这么多女人都生了孩子，不都好好地过着，成双成对地活着？再说，人到一定岁数，体形终归

是会变的。至于丁克夫妇，那是别人的生活。”孙石山比陆月大七八岁，几乎事事迁让，在生孩子这件事上，他有点不想让步了。

“山，没有孩子，不是挺好吗，把自己一生的精彩活出来，不就足够了么？”陆月谈起大道理比身体还光滑。她离开孙石山的怀抱，坐了起来。

“不生孩子，一个人的一生，怎么也算不得精彩了。孩子，才是真正的作品啊。”孙石山把赤裸的身体摆出来，好像那就是一堆真理。他这辈子差的正是这件作品，可这件作品一个人根本创作不出来。

“你埋头画画，我要表演，孩子生了谁带？到头来还不都是女人的事？再说了，不能给孩子一个极好的环境，生下他，不是害人害己的事吗？”陆月转换角度，显然，她早准备好了说服孙石山的理由。

“你是指咱们没有私人飞机，没有别墅，不能今天到欧洲，明天到美洲，随心所欲地享受是吧？”孙石山似乎发现了陆月在搪塞。

“你还是一个有知名度的画家呢，居然不懂得利用资源致富，动不动就拿出艺术家的清高来……”陆月一时圆不了话，越扯越远。

“请你尊重我，尊重我的画，尊重我的艺术追求。”孙石山气了，往身体上套睡衣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尊重我的艺术追求？舞蹈演员的舞台寿命本来就短，我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候，你却要我生孩子！”陆月的倔劲上来了，她披上睡衣，踩着跳芭蕾舞的八字脚走到阳台。

海风呼地围住了她。

“南海酒店”的灯火，把那一壁山坡照得明亮辉煌。那里正出入着红男绿女。她在想象中寻找着那个窗口，窗边的那张餐台，餐台上青花瓷瓶里的满天星，满天星后面的一张男人的脸……那是三个月前，李涵章第一次单独

请她吃饭，他对她无比欣赏，他聊到了她的事业前程，聊到好玉都需要打磨。

陆月听见孙石山在背后吼了一句什么。她没有理会。因为海风，因为关于“南海酒店”的回忆，她的情绪忽然柔和了。她第一次发现，一个人要是上“南海酒店”那样的餐厅，真比上舞台还扎眼。只有崭新且昂贵的衣服，才经得起那里灯光的映照，否则，会显得十分寒酸。餐厅面海的墙壁全是玻璃的，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海。香港就在对面。渔船停泊。人仿若在海上的空中楼阁，看邮轮翻着白浪，渐渐消逝，就有点忘记自己姓甚名谁了。

那次很文明地用餐后，陆月蓦地觉得，自己其实可以活得更体面，更有价值一些。

孙石山在书房抽烟，弄出噼噼啪啪的响声。他实在没有料到，陆月在这个问题上，会跟他如此对立。哪一个女人，不渴望给自己爱的男人生孩子？岂止生一个，是生一串呀。前几年，她还小，还说得过去，但眼下已是人到中年，生孩子是合情合理、迫在眉睫的事情。——难道，她不爱我了？

“陆月，你过来。”孙石山掐了烟，朝屋外喊了一声。

陆月一声不吭地走进来。“干吗？”

“你到底还爱不爱我？”孙石山说了一句让自己脸红的话。

“……这跟爱不爱有关系吗？”陆月愣了一下。

“请你正面回答。”

“……我讨厌生孩子，婆婆妈妈，一把屎，一把尿。”陆月终于说了心里话。

“你知道，我非常想要孩子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孩子还会影响我们的感情。”

“废话！不生孩子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。”

“左右都会影响。”

“你就不怕我去找别的女人生？”

“好啊，你找呀，你想了很久了是吧，你等了很久了是吧，成全你，我现在就成全你。”陆月抓起一本书朝孙石山扔了过去。

孙石山知道自己说错话，不想因为自己的小错掩盖了陆月的大错，让责任反倒落到自己头上。于是向陆月道歉，事情暂告一段落，孙石山心里却没法安宁了。他本来只是用激将法刺激陆月，没想到话一出口，突然就想到了潘小，他觉得那个眉宇间有些孤傲，目光锐利的漂亮女孩，其实是很温柔的。只不过她像一只甲壳虫那样，把自己藏在硬壳下，凭借纤细敏感的触须来触摸并感知外界。

潘小忽然在孙石山的心里占了一点空间，这点空间像一堆发酵粉，慢慢地膨胀，也就上洗手间排便的工夫，便柔韧地抵在孙石山心头，他萎下去的身体，又坚硬起来了。

借着这股莫名的冲动，他把抽屉里所有的套子收齐了，全部扔进了垃圾桶。

四

半年前，孙石山的版画获了大奖，潘小找他做人物专访。

画室靠近海边，深藏在一片茂盛的榕树林中，林中除了风摇树、浪打浪，四周静谧无声。画室空旷明亮。中间摆着巨大的画案。室内的椅凳一律是古典的木雕，看上去却很陈旧，那是孙石山从安徽民间搜集回来的。木窗雕刻着相当复杂的图案，用手推开它，便发出吱呀的声音，像从某个遥远的年代传过来的。海风灌进画室，撩起画案上的宣纸，一阵哗哗地响。

还没开始采访，画室的一切，已经令潘小感觉文思泉涌了。

“你先随便看看，看完了，咱们到楼上榕斋边喝茶边聊。”见潘小流露出由衷的喜爱，孙石山很高兴。他非常爱自己的画室，无形中便感觉亲近了一些。作为一个南方人，孙石山不矮。他穿着相当朴素，白色T恤套咖啡色的休闲裤，头发有点长，边分，随意而不凌乱，个人气质和作品很像。

“榕斋？”潘小看见了屋中屋，靠窗边搭了一个小阁楼，楼前牌匾上刻着“榕斋”二字。

“榕，和包容的容音同。有容乃大。”孙石山解释。

“孙老师，‘榕斋’真是别出心裁。”潘小没想到，不久后“榕斋”竟会成为她和孙石山的温柔之乡。

“你看的那些作品，都是近两年创作的。你有什么，尽管问我。”孙石山在她身后微笑，用手指抹去画框上的灰。

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，是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下，在没有人走过的土地上，开辟出一条光辉的大路。这种精神对于今天的版画发展，甚至整个艺术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。我觉得，在你的作品中，很容易看到你对这种精神的继承。我很喜欢这些作品。”潘小由衷地说。

“尤其是这一幅。”潘小停住不动，她有点惊异，孙石山用的是稳定的黑色框架，有种源于蒙德里安的冷抽象，但却将这些平面构成赋予了新的空间，画中假想的廊柱似乎有远近之分，而框架中远处的房屋显得空灵而遥远，颇得传统山水画的意境。

“我将制版和印制难度极高的技法延伸至水印版画中，我喜欢大块黑色滋润而厚重的感觉，这样比较容易突出局部肌理的丰富与细致。”孙石山的手似乎在空中作画。

“是，仍是明净典雅，同时更显亮丽。我真想住到这个村子这些房子里去。”潘小开了个玩笑。但她忽然有些难过。她从画里既看到了古村落的封闭和凋残，也看到了孙石山一刀一刀雕刻生命深处时的痛，而画面背后，那一片浓得化不开的乡愁，使她蓦地想到自己的家乡。

“没想到潘小姐是版画内行。”

“哪里，我哥也是搞美术的，我从他那儿学了点皮毛。”

“这个村子、这些房子都在，随时可以去观光，真要是待在那里不想走，可以考虑买一间。不过，价钱可不会比这儿便宜了。”孙石山叼上一支烟，四处找打火机。

“只怕住进去，就不是这番滋味了。乡愁只能回味，回味变成审美，如茅盾笔下的乌镇、沈从文纸上的凤凰，都描写过这种鱼鳞瓦的家居，我喜欢有关的建筑细节，你看这花窗、飞檐、雕梁和屏风，这种指向古典、唯美，指向东方的文化精神，总让人有不顾一切的冲动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有时候，我总觉得自己与大都市脱节。”

“我完全可以理解你。其实，那也是我为什么跑到这个村子里生活两年的原因。乡愁是中国文化中最动人的章节，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根。”孙石山找不到打火机，叼着没点燃的烟，仍然有烟熏似的，皱紧了眉头。

潘小点点头，陷入沉思。

“哎，上来吧，尝尝村里的茶叶。”潘小听到打火机的声音，孙石山在楼上喊，他的嘴像刚射击完的枪口，直冒青烟。

比起楼下的宽敞，榕斋显得略为局促，但由于摆设紧凑，布局合理，没有任何的逼仄感，倒觉得异常精致，有格调。地面是铺了地毯的，一张木雕茶几搁在地毯中间，茶几上摆一套茶具，已经有清香从茶壶里飘散出

来。茶几底下那层，零散地放着一些报刊，比如《中国美术》《读书》《收获》《版画》等，可以看出主人的阅读兴趣。而靠最里边，有台十七英寸的小彩电，墙上还挂一幅小版画，画有民居一角，依然是鱼鳞瓦、飞檐，色调灰白。

“潘小姐来深圳多久了？”孙石山泡茶，水冲在小青花瓷杯里的声音，细碎悦耳。

“两年多了吧。”潘小笑，左边嘴角有个很细的酒窝。

“来，喝茶。工作生活都习惯吗？”孙石山一口把杯子喝空了。

“茶不错。你在采访我吧？”潘小略有拘谨。

“呵呵，随便聊，因为，我更喜欢和朋友说话。”孙石山暗示。

“我想，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”潘小抿口茶，不打算做任何记录，而是像一个朋友那样，把孙石山的每一句话记往心里去。

五

事实上，潘小不记得这是他们第几次在榕斋相聚了，但任何一次都比不上新年晚上的独特，她心里的骚动在暗示着她，会有大事发生。

“我爱上他了？他爱我吗？”潘小的心怦怦乱跳，她像一口钟，被撞得嗡嗡地响，失魂落魄。在南京读大学时，潘小看过不少成人影片，性虐待、强暴、轮奸、畸恋、偷窥……无所不知。一个人长期浸淫其中，却能出淤泥而不染，这是个奇迹。潘小还好为人师，经常为其他女生指点迷津，纸上谈兵，室友暗地里称她为“性学博士”，潘小笑纳。

“我是用医生的眼光来看那些东西的，你知道吗？医生眼里只有临床、

器官和症状，他们都是我的病人。”潘小对刘家说过自己大学时期的“荒淫”，她说那时她看男生，总觉得他们是她的病人，她看不上那些嘴上不长毛的小家伙，所以也没有正儿八经地谈过恋爱。谁会相信有“性博士”之称的潘小还是处女？即便是刘家，也会大声嚷道：“潘小你不是吧，咱俩死党一场，你连我也要骗一把？”

榕斋有七种颜色的灯，孙石山根据自己的心情来更换灯的色彩。潘小一路上揣测这个晚上他会用什么颜色的灯，当她看到那窗粉红的瞬间，立刻被一股热浪冲得晕头转向。

榕斋充满洞房花烛夜的暧昧。

孙石山一句话也不说，将潘小拉进门，什么也不干，只是怔怔地看着她。

潘小知道孙石山还在和自己做斗争、和道德做斗争，她也知道，只要她发出一丝细微的信息，就能轻易将他击溃。

情感越是抑制，爆发力就越大。潘小喜欢看到孙石山这种即将崩溃的情感状态，她认为爱和欲望就是这么紧密相连。

一束粉红的光亮投射在画室中央，潘小在粉光里。

孙石山的胸脯像一堵墙，胸部以下在粉红光线以内，脸在阴影里，这使他的瞳孔格外闪亮，而这种光亮又几乎不是灯光的缘故。

他的身体在薄毛衣里颤抖，他的每一个关节都在使劲。

潘小一阵眩晕。

“冷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一点点。”

“到楼上去。”

榕斋的电暖管烧得正热。粉红笼罩。